

一九八八年智利公民投票剖析

王容君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一、前言

今(一九八八)年十月五日，智利舉行公民投票，這是軍事政府執政十五年來最重要的公民投票。雖然此次投票中，人們只能就軍事執政團提名的唯一總統候選人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做出贊成或反對的表決，但如皮諾契特獲得多數票，根據一九八〇年的憲法，皮諾契特的任期將延至一九九七年，如遭否決，則政府需於一九八九年十二月，舉行開放式的總統與國會選舉，而皮諾契特總統的任期亦將自動延至一九九〇年三月。由於此次投票，不僅關係著皮諾契特總統的任期，也對智利民主政治的前途有重大的影響，因此頗引起智利國內、外的重視。登記投票註冊的選民數(七百四十萬)占全體選民數(八百零七萬)的百分之九十二，比例之高遠超過政府與反對派的估計。此外，大約有四百名來自西歐、美國與拉丁美洲的政治人物，抵達智利觀察公民投票，其中包括西班牙前總理索雷斯(Adolfo Suárez，一九七六—一九八二年總理)與厄瓜多爾甫卸任的總統伍達多(Oswaldo Hurtado，一九八四—一九八八年總統)。前往智利採訪公民投票的國外記者，人數高達一千二百名。

根據官方報導，投票結果有三百九十多萬人(占投票總人數的百分之五十四點六)反對皮諾契特連任總統，贊成者有三百一十多萬人(占百分之四十二點九)，皮諾契特也於六日清晨在電視中公開承認公民投票失敗，反對派終於如願以償的在公民投票中擊敗了皮諾契特。正當世界各大報為文祝福智利人民明智的選擇之際，聖地牙哥街頭却見警察以催淚瓦斯與消防水柱驅散慶祝擊敗皮諾契特的民衆，聖地牙哥的股市也出現長黑的局面。到底此次公民投票所代表的意義為何，是如反對派所宣稱的民主對抗獨裁，或如皮諾契特集團所宣稱的，是發展、繁榮對抗混亂。本文擬從皮諾契特被提名為唯一候選人，與政府支持者與反對派在公民投票中所採取的策略與爭論的主題，對此次公民投票加以探討，進而論及未來智利政治發展的趨勢。

二、皮諾契特是唯一候選人

一九七三年智利軍方發動政變推翻了左派阿萊德 (Salvador Allende) 政權，成立軍事政府。一九七四年皮諾契特就任總統。一九八〇年軍事政府所制定的新憲法，以公民投票的方式通過，並於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一日生效。根據新憲法規定，智利進入為期八年的「過渡階段」，皮諾契特出任過渡時期的總統。其實自一九八〇年以來，民主浪潮在拉丁美洲各國風起雲湧，厄瓜多爾、秘魯、阿根廷、烏拉圭、巴西等軍事政府紛紛下臺，智利在民主運動的衝擊下，反對派日益壯大，但皮諾契特政府却能保持權位，且堅持按照一九八〇年的憲法，由執政團推出皮諾契特為唯一候選人，公民只能對候選人投下贊成或反對票。智利所以與鄰近諸國不同，遲遲未能返回民主陣營，除了皮諾契特個人的因素外，主要有三個因素，使得皮諾契特得以成為執政團所推出的唯一候選人：軍方的服從、企業團體的支持與分裂的反對派。

皮諾契特政府權力的核心是效忠的軍隊，此係來自傳統對領袖的效忠感，以及其職業軍人的專業精神。智利長久以來，三軍與警察都是保持政治中立的，軍方與政府間有嚴格的分界。近鄰的巴西、阿根廷等軍事政府國家，國家元首是採任期制，重要的決定都是由軍官團來決定。皮諾契特自一九七四年以來，即長期擔任總統與三軍統帥，他所擁有的權威，非其他拉丁美洲國家元首可比。身為陸軍——有高度紀律與層級節制的組織——總司令，皮諾契特對許多重要制度上的決策，擁有決定權，包括軍官升遷，一些較勇於表示獨立見解的軍官，每每被迫退休或轉任較不重要的職務，皮諾契特的親信却紛紛出任軍方要職。

自一九八二年以來，由於武裝革命份子在城市中進行叛亂活動，軍方深恐左派在未來的選舉中獲勝，遂加強對抗共黨的決心。此外，阿根廷自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恢復文人統治之後，對軍事政府執政期間違反人權的案例進行審判，也使得軍方深恐日後遭遇到相同的命運。

軍方支持政府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在歷史上，皮諾契特首度提升軍人的地位，使之成為特權階級；他們擁有高薪、地位與出任外交官職位的特權。^①同時，由於皮諾契特讓軍人遠離政策性的事務，保護他們不會因政府的失策而受責難，阿根廷與巴西的軍事政府，或因軍事失利或經濟挫敗，而辭職放棄權力，但智利的軍人則不會有此種損失。

支持皮諾契特的第二個支柱是私人企業。一些企業界人士，對政府經營的銀行都貸有鉅款，小企業家尤其需依賴政府的貸款，因此他們不願激怒政府，同時私人企業也害怕民選政府會採取不利於企業界的政策，如拒絕保證私人企業獲得國外貸款，甚或採取類似佛瑞 (Edward Frei) 總統所採行的土地改革政策，或阿萊德所採取的征用、接管大批的大、中企業。而且，皮諾契特不像菲律賓的馬可仕或尼加拉瓜的蘇慕薩家族，一味犧牲別人而逞其私慾，企業界人士儘管對皮諾契特的某些政策感到不悅，但對其用心則未失掉信心。^②皮諾契特政府的自由經濟政策，尤其受到企業界人士的歡迎，有相當大部分的企业家認為，若無經

註① 參閱王容君，「智利的軍事政府與政治」，問題與研究，第二十六卷，第八期（民國七十六年五月），六四頁。
註② Pamela Constable and Arturo Valenzuela, "Is Chile Next?" *Foreign Policy*, No. 63 (Summer 1986), p. 65.

濟自由，則不可能有政治自由。^③

一九八〇年代初期，智利經濟不景氣，反對派伺機活動。一九八三年，基督教民主黨、社會黨、激進黨與其他一些中間派的政黨共同組成「民主聯盟」(Alianza Democratica, AD)，力促軍政府儘早恢復民主政治。以工會為主導的社會抗議活動，也曾於一九八三到一九八五年間，連續發動數度的罷工事件。一九八五年春天，反對派在聖地牙哥主教佛瑞士諾(Juan Francisco Frensko)的號召下，有十一個政黨，包括右派的民族黨、民族聯盟運動、中間派的基督教民主黨、社會黨，以及左派的基督教左派，於同年八月簽訂「國民協議」，草擬和平過渡與鞏固民主政治的協議書。一九八六年六月，包括工會、大學教授、零售商聯盟、專業技術聯盟、全國農民委員會、大學生聯盟等二十個團體，組成「公民大會」(the Asamblea de la Ciudad)，主張恢復民主、修正社會與經濟政策，然而所有這些反對派的活動，由於政治領導階層的不和，至一九八六年間，已漸趨沉寂。同時，三年間數度的街頭抗議活動與罷工，却未能使軍政府提早過渡到民主政治，反而使參與活動的羣衆，遭受警棍、催淚瓦斯的攻擊，或至剋扣一日薪資的損失，因此也就愈來愈難使羣衆願意參與下一回合的羣衆運動。

以智利共黨爲主的左派政黨，鑑於反對派的和平動員計畫未能成功，聯合組成了「人民民主運動」，人民民主運動一方面敦促所有皮諾契特政權的勢力聯合起來，一方面贊成「曼紐羅德里傑士愛國陣線」(Frente Patriótico Manuel Rodriguez)所採取的武裝暴力活動。一九八六年八月，政府破獲革命份子的八處軍火庫，其所囤積的武器彈藥重達七十噸。同年九月間，皮諾契特遭到伏擊。左派恐怖份子所採行的暴力活動，不但沒有增加反對派的勢力，反而使得溫和派乃至獨立右派人士，更加不信任與左派的聯盟，從而贊同由軍方主導過渡到民主。

尤有進者，早在一九八七年六月間，空軍總司令馬太(Fernando Matthei)將軍與海軍總司令梅里諾(José Toribio Merino)將軍都公開宣稱，理想的總統候選人「應是五十出頭的文人，他應受到全民一致的支持。」^④馬太甚至在今年五月間，仍然宣稱他個人喜歡公開選舉甚於只投「贊成或反對」票的公民投票。^⑤

然而，高傲的皮諾契特却一再的顯示出，他個人的領導是不可或缺的；他負有拯救智利，使之免於淪爲共黨意識形態家與無效率的政客之手；結合權威統治與自由經濟將會促使智利現代化，不合時宜的政黨政治將成爲過去。他一再的向其他三位軍事執政團的同僚表示，他是公民投票適合的候選人，而且必定會在公民投票中獲勝。一九八七年六月，皮諾契特在參與步兵學校的典禮中，接受一本有十萬名擁護他在一九八九年繼續執政的簽名簿。^⑥同年八月，內政部長費南德斯(Sergio Fernandez)也通

註③ *Latin American Weekly Report*, 23 June 1988, p. 5.

註④ Juan De Onís, "Some Loyalists Oppose Extended Pinochet Rul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ne 22, 1987, p. 1.

註⑤ *Buenos Aires Herald*, May 11, 1988, p. 3.

註⑥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ugust 28, 1987, p. 2.

令全國所有三百個地區市長（由皮諾契特所任命），全力支持皮諾契特的競選活動。^⑦今年三月十一日，皮諾契特在行憲紀念日的演說中表示，否決政府所提的候選人，將會使智利陷於混亂。四月二十二日，皮諾契特在演說會中，首度暗示一九八〇年的憲法是要公民決定他本人是否繼續掌權，並呼籲執政團提名他為總統候選人。^⑧

八月三十日，陸、海、空三軍以及警察總司令（皮諾契特本人為陸軍總司令）正式提名皮諾契特為總統候選人。其他三個軍種的總司令雖然曾提議由較年輕的文人出任總統候選人，遠比皮諾契特合適，但由於下列幾點理由，使他們在經過冗長的秘密會議之後，正如人們所預料的提名皮諾契特。首先，一九八〇年的憲法規定，候選人的人選必須由四位總司令一致同意推出，皮諾契特本人因而有權可否決其他的人選。假如任何一位司令否決皮諾契特，且四名總司令又無法在四十八個小時之內達成協議，則必須由七人所組成的國家安全會議，以多數決決定，然而皮諾契特在國家安全會議中仍穩可掌握三到四票。而且最重要的是，其他三個軍種的總司令都避免與陸軍——智利最大的軍種，且堅定的支持其總司令——對抗，以免破壞軍方的團結。三個軍種的總司令在此形勢之下，似乎也想要皮諾契特成為總統候選人，以測驗他受到人民支持的程度。^⑨

三、支持者與反對派所採取的策略與爭論的主題

皮諾契特此次競選活動的主力，來自陸軍軍官，儘管軍人中立是各民主國家的慣例，反對派也一再呼籲軍人應維持中立立場。海軍、空軍與國家警察固然一直都避免在競選中活動，但陸軍軍官，尤其是由皮諾契特所任命的十三個地區的首長（全部是現役軍人）、五十五省省長（大多數是現役或退役軍人），以及三百多名市長，却構成支持皮諾契特的龐大競選團，他們公開舉行演說，宣揚政府過去的政績與未來的計畫，街頭上也充斥著「支持」的口號。內政部長費南德斯與政府部長波列特（Orlando Poblete）更居中負責推動競選活動事宜。此外，民間也成立「支持皮諾契特總部」。中間偏右派的民族復興黨（Partido de Renovacion Nacional, RN）與民族黨（Partido Nacional, PN）像其他三位軍事首長一樣，原希望推出為各界所接受的文人出任總統候選人，但最後不得不支持皮諾契特，猶如民族復興黨的總書記亞拉曼德（Andrés Allamand）所說的，「是皮諾契特不太情願的支持者」。

註⑦ Juan De Onis, *op. cit.*, p. 1.

註⑧ *Latin American Weekly Report*, 5 May 1988, p. 2.

註⑨ *Latin American Weekly Report*, 7 April 1988, p. 4.

支持皮諾契特的集團，在競選中所提出的最有力王牌，是政府成功的處理經濟問題。政府已經成功的帶領整個國家進入「已開發」國家的邊緣，今後智利不再與鄰近的大國相比，而是向遠東小龍、澳洲與紐西蘭看齊。誠然，在許多方面，政府的成就似乎可圈可點。過去三、四年來，國內總生產值平均增長率約在百分之五~六間，遠高於拉丁美洲一般的水平，外債已經減少，通貨膨脹率維持在百分之二十~二十五間，遠比一般拉丁美洲國家低。^⑩皮諾契特在位十五年，外銷金額增加四倍，銅輸出額占外銷金額的比例從百分之七十降為百分之四十五。^⑪智利的基礎設施，無論是地下鐵系統、航空運輸、船運、礦產、銀行或製造業，都是拉丁美洲最有效率的國家。^⑫因此，皮諾契特集團呼籲，應該在公民投票中投贊成票，以確保經濟成功持續下去。

皮諾契特除展示經濟奇蹟外，也喜歡告訴工廠工人與低收入者，他想要智利成為「有產，而不是無產」的國家，同時也提出由政府補助中、下收入者購屋的計畫。在競選活動接近尾聲時，他開出許多支票，被反對派譏為煽動家，據反對派的一個研究中心指出，皮諾契特所開出的承諾超過五千項。如他承諾假如他在公民投票中獲勝，則在一年之內，他將補助七萬戶購屋貸款。之後，他又承諾給予聖地牙哥三萬五千戶低收入者免費提供電力的服務。投票前數星期，皮諾契特突然宣佈對無法購買汽車者，給予每人美金十六元的補助金，以協助他們購買腳踏車，且令政府官員在公民投票前即辦理此項補助。投票前一個星期，一明星足球隊長拜訪皮諾契特，結果獲得承諾，政府將提供一百二十萬美元，興建露天足球運動場。^⑬

皮諾契特集團在競選中所採取的第二個策略是，不斷提出假如皮諾契特在公民投票中遭到否決，則會帶來混亂。皮諾契特在競選中強調，「十五年前，軍方接管政府是為了解救國家，使之免於淪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他抨擊反對派是「不確定的、搖擺不定與模糊不清的」政客，軍方則與共產主義從事堅定的民族戰爭。皮諾契特認為，智利最近幾年來經濟之所以成功，乃因軍方繼續執政的結果，相反的，鄰近由文人執政的國家，通貨膨脹每年却高達百分之數百。他抨擊政客缺乏保護民主與自由所「必需的能力」，而軍人「即在為公共職權鋪路」。他提出警告說，假如他在公民投票中遭到失敗，則他的自由市場政策將會遭到改變，人們將不太可能擁有「日本車與錄影機、勝利女神牌（Nike）跑鞋、個人電腦以及其他許多智利人希望擁有的消費品」。總之，皮諾契特一再強調，他如當選總統，則會提供國人穩當的民主之路。反之，極左派的勢力會再度興起，智利將會重蹈一九七三年政治、經濟混亂的覆轍。

註⑩ 參閱 *The Europa Yearbook 1987*, Vol. 1, p. 714 與 *Latin American Weekly Report*, 20 October 1988, p. 6.

註⑪ *Latin American Weekly Report*, 20 October 1988, p. 6.

註⑫ Richard W. Fisher, "A Hard Choice for Chilean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2, 1988, p. A21.

註⑬ Sirley Christian, "Pinochet, a Very Peculiar Dictators, Faces Voter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3, 1988, p. A10.

反對派最初拒絕參與公民投票，主張智利十五年來遲遲未能恢復民主制度，因此至少應舉行總統自由選舉，而不是由軍事執政團指定一名候選人，再由公民投票決定皮諾契特的去留。然而隨著時間的消逝，情況已愈來愈明顯，智利在一九八八年已不可能出現自由選舉，反對派權衡得失，遂於今年年初，由基督教民主黨、社會民主黨、人道黨等六個政黨，聯合組成「反對」皮諾契特運動，並提出四年「過渡到民主」的「基本政府政綱」，一個星期之後，溫和左派包括社會主義黨的三個派系、激進黨與聯合左派的四個黨派也加入了反對皮諾契特的行列。^⑭至六月中又有三個黨加入，「反對皮諾契特指揮部」的成員遂包括了十六個政黨。反對派認為，雖然智利目前的情況並不民主，但由於擁有堅強的反對派，因此仍可在公民投票中與政府一搏輸贏。智利共黨並未加入「反對皮諾契特指揮」，但不反對黨員響應反對派的運動，惟深信政府會在公民投票中舞弊。智利共黨的外圍組織曼紐羅德里傑士愛國陣線則宣稱，其立場是不「危害」反對派的運動，但將隨時準備對抗投票舞弊的活動。

反對派試圖將公民投票塑造成民主與獨裁之爭，使得皮諾契特個人成為競選爭論的主題。皮諾契特迫害反對派人士與違反人權的事例，一再被提出。針對此點，自從今年年初，皮諾契特已試圖軟化他是個強硬派將軍的形象，他經常褪下軍裝，而改著細條紋的西裝，常出現在電視與報紙中，提出新的購屋與購車（腳踏車）計畫，傾聽中下階層訴說他們所遭遇的困難，並承諾加以改善。當一名訪問者詢問皮諾契特，是否已準備實施民主政治，皮諾契特表示，政變之前，他在民主制度下已當了三十年的軍官，並說：「我是民主的，我最大的願望是使我的國家達到我們所定義下的民主政治。」^⑮

反對派認為，觀察皮諾契特十五年來統治智利的情况，便可知皮諾契特不可能在「一夜之間成為民主人士」，他所改變的只是以西裝取代軍服而已。民族復興黨的一名政治委員卡斯暮里（Renato Gazmuri）却認為，「皮諾契特遠比與社會主義者結盟的基督教民主黨人士，更可能是個民主人士」。基督教民主黨是十五年前阿萊德所領導的社會主義黨政府最大的反對黨，如今基督教民主黨却說他們願意與至少是社會主義黨的一個派系共同治理國家。卡斯暮里說，假如基督教民主黨認為社會主義黨人士可以改變，那麼「他們為何要否認皮諾契特進行改變」的能力呢？^⑯在公民投票之前一個月，皮諾契特解除了自從政變以來所實施的緊急狀態，並允許政治犯返國，反對派也被允許每天有十五分鐘的免費全國性電視時間（支持皮諾契特者也同樣有十五分鐘的電視競選時間），這些都是支持者用來證明皮諾契特如贏得公民投票，必定會以民主的方式治理國家。但反對派仍繼續將皮諾契特描述為獨裁者。

註⑭ *Latin American Weekly Report*, 11 February 1988, p. 11.

註⑮ Shirley Christian, *op. cit.*, p. A10.

註⑯ *Ibid.*

反對派在競選中首要克服的問題是，如何使選民相信他們是和平、有效足以取代皮諾契特的政黨，而且在未來施政中不會隱藏任何馬克思主義的色彩，對經濟政策做大幅度的變動。八月三十一日，組成「反對皮諾契特指揮部」的十六個政黨簽約保證，假如他們在公民投票中獲勝，絕不會使智利陷入權力真空或不穩定的狀態，他們將與軍方合作以維持秩序。基督教民主黨的主席艾爾文(Patricia Aylwin)在簽約儀式中說到，「我們了解到我們的歷史任務並不因擊敗皮諾契特而結束」，而是「需要鞏固與確定未來民主政權的穩定。」^⑭反對派的領導人呼籲其支持者留在家中敲打鍋子、鏟子以表示對皮諾契特的不滿，避免與皮諾契特的支持者在街頭造成對抗的局面。在競選後期，反對派更頻頻在電視中呼籲選民，投票當天儘速至投票所投票，投完後「留在家中安靜的等候消息，以免受到政府支持者的恐嚇」，並警告說，政府可能會在最後關頭假借理由中斷公民投票，或變造或延遲公佈投票結果。

至於經濟政策方面，反對派表示支持私人企業，艾爾文在電視演說中說，「我們並不期望由國家接管企業或採集體化政策」，惟會較注意所得分配的情況。根據反對派的數據，從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七年間，智利全國二百家大公司的利潤增加了五倍，實值工資却降低了百分之十五。^⑮目前所得分配的情形已呈現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情況，五分之一的人所得却占全國的百分之八十一，工人的工資受到壓制，智利工人的最低工資只有阿根廷工人的一半，甚至低於巴西與墨西哥；今日智利工人的實質所得比八年前低百分之七，國民的平均消費指數，只有皮諾契特上臺前的五分之四，大約有半數的人民是貧民；其中有四分之一是極度貧窮。^⑯反對派認為，政府不僅應對房屋、學校與醫院增加投資，而且更應該首先提高智利一千二百萬人中一千萬人的實質所得，他們並未享受到智利所謂的經濟奇蹟的果實。反對派最主要的經濟學家福斯列(Alejandro Foxley)說，「我們必須恢復社會平等，正如同恢復政治平等一樣，因為如果沒有社會平等，則民主政治將無法鞏固，左派勢力必將興起。」至於應如何改善大多數人的實質所得，反對派認為可由幾個方式加以解決，包括降低國防費用、增加某些稅收與對進口奢侈品課稅，重新分配國家補助給予最需要者與重新談判一百八十五億美元的外債。^⑰

反對派在此次公民投票中誓言擊敗皮諾契特，他們除了攻擊皮諾契特施政的缺失，及提出施政計畫外，為了確保公民投票不會有舞弊產生，他們擁有相當嚴密的計票網，雖然反對派對半獨立性的「選舉服務處」在選民登記、投票與計票方面的工作，相當有信心，同時根據選舉法，反對派在每個投票所都有二名官方認可的監票員（一名是來自基督教民主黨，另一名則是來自甫於

註⑭ Shirley Christian, "Opposition Calls for Stable Chil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 1988, p. A5.

註⑮ Alan Riding, "Chilean Victors Calm Economic Fear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0, 1988, p. A9.

註⑯ *Latin American Weekly Report*, 22 September 1988, p. 4.

註⑰ Alan Riding, *op. cit.*, p. A9.

去年十二月成立的民主黨 *Partido por la Democracia, PPD*）。反對派的計票網包括在全國數十個秘密地點設置電腦與傳真機，有數萬名志願者充當投票監督員、報信者與接聽電話。反對派以二種方式將各投票所的資料傳遞到聖地牙哥的電腦中心，一是透過電腦，另一則是透過傳真機或報信者，採用二個系統傳遞資料，除了便於檢視資料的正確性之外，主要是爲了防止電腦的傳送受到政府的干擾。^②

四、未來政治發展的趨勢

十月五日在世人的矚目下，智利終於如期和平的完成了公民投票。六日清晨一點鐘，空軍總司令馬太將軍首先公開承認，反對派已獲勝。二時三十分，內政部長費南德斯正式宣佈，皮諾契特已在公民投票中失敗。在七百二十一萬多人參與公民投票中，支持皮諾契特連任總統者，有三百一十多萬人，占投票總人數的百分之四十二點九，反對者有三百九十多萬人，占百分之五十四點六。

在今年年初，公民投票被認爲幾乎是同意皮諾契特連任總統的一項例行公事，所有的反對派，都不願參與政黨登記與公民註冊登記，然而隨著時光的消逝，反對派認爲或許這將是以民主方式擊潰皮諾契特的機會，遂加以利用，甚至連共黨，都在六月間接受反對派的選舉策略，積極推動支持者參與選民登記，並從事基層組織工作，曼紐羅德里傑士愛國陣線也在公民投票前二個星期宣佈停火，以利公民投票的進行。所有的反對派，不論是否加入「反對皮諾契特指揮部」，都積極的從事反對皮諾契特連任的活動。

反觀支持皮諾契特集團的勢力却出現分裂的局面。一九八七年六月間，海軍總司令梅里諾將軍公開宣稱，理想的總統候選人應是五十歲左右的文人，空軍總司令馬太將軍與警察局長史坦吉（Rodolfo Stange）將軍也都贊同推舉文人出任總統候選人。中間偏右派的民族黨與民族復興黨也在此次公民投票中呈現分裂的局面。民族黨年輕的領導人布屈（Franz Busch）於今年二月間公開宣稱支持反對派的宣言，遂被逐出民族黨。^③民族復興黨前副主席古式曼（Jaime Guzmán）所領導的黨派，雖衷心支持皮諾契特，却被逐出民族復興黨。^④民族黨與民族復興黨雖在投票立場上支持皮諾契特，但他們都只是在兩害相權取其輕之下，

註② Shirley Christian, "Pinochet Foes Guard Against Fraud,"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3, 1988, p. A3.

註③ *Latin American Weekly Report*, 18 February 1988, p. 9.

註④ *Ibid.*, 31 March 1988, p. 5.

支持皮諾契特，甚至被皮諾契特指責為偽裝為支持者的反對派。^②皮諾契特在公民投票中大力宣稱，假如反對派在公民投票中獲勝，則會帶來「政治上的無政府狀態與社會的失序」，但其他三個軍種的總司令却認為，「反對」票不會是混亂的序曲，而是憲法所賦予的合法性選擇 (legitimate option)。^③

皮諾契特固然在公民投票中遭到挫敗，然而根據一九八〇年的憲法，他仍然可繼續擔任總統，直至一九九〇年三月新選出的總統（於一九八九年十二月舉行開放式的總統選舉）繼任為止。皮諾契特已經拒絕反對派要求他辭職的呼籲，因此公民投票固然擊敗了皮諾契特連任八年總統的美夢，但智利所面對的仍是一個不確定的未來，甚至皮諾契特總統仍有可能參與明年年底的總統大選。

反對派面對此一情勢，採取了兩面政策，期能克服智利返回民主陣營的難題。其一是參與「反對皮諾契特指揮部」的十六個成員，於公民投票後數日，旋即組成「民主政治協議黨」 (the Concertación de Partidos Políticos por la Democracia, CPPD)，期能推舉一位總統候選人，這位候選人既不會引起右派人士激烈的反對，同時又能獲得民主政治協議黨中左派政黨的接受。反對派如何在未來短短幾個月內，突破意識形態的分歧，與領袖個人政治野心，團結一致共同推出競選政綱與總統候選人，將會是一件相當艱鉅的工作。智利不論是左派、右派或中間派政黨，每每因意識形態、個人野心造成分裂，從一九六四年迄今，獨立黨派多達一百二十八個，民主政治協議黨的十六個成員，是否能在這重要時刻團結一致，共同推出符合各界認同的黨綱、策略與候選人，這不僅是反對派展現實力的依據，也攸關智利民主政治的前途。

其次，民主政治協議黨所採取的策略是與政府展開談判，以修改一九八〇年的憲法。雖然在公民投票後，反對派個別的領導人一直呼籲皮諾契特辭職與成立「過渡」政府，但民主政治協議黨並未以它的名義提出此項要求，惟恐此舉將導致軍方與皮諾契特更為接近。相反的，反對派在共黨默示的支持下，正呼籲軍方坐在談判桌上討論憲法的修正問題。反對派認為，現行憲法的修改條件十分嚴苛，使得憲法幾乎是不可能修改，但憲法的某些條文實不符合民主原則，假如不修改，則社會秩序將遭到嚴重的威脅。反對派認為應修改的基本條文包括：

1. 廢除參議員遴選制。根據目前的規定，參議院是由二十六名選舉出來的議員與九名由總統或其他當局所遴選出來的人員所組成（所有的前任總統，一律為終身參議員）。

2. 放寬憲法修正條件，將需經四分之三議員同意之規定，修改為只需簡單多數決即可，與刪除總統對憲法修正案所擁有的否

註② Ibid., 16 June 1988, p. 9.

註③ Ibid., 7 April 1988, p. 12.

決權。

3. 充實國家安全會議中議員代表的人數，以刪減軍人的影響力。根據規定，國家安全會議七名成員中包括，總統、三軍與警察首長、最高法院與參議院主席，國家安全會議可否決議會所通過的法律。

4. 修改政黨法，使共黨獲得合法的地位等。

反對派將修改憲法問題視為優先於明年舉行的總統與國會大選，因為一旦國會產生之後，這些條文幾乎是不太可能修改，因此反對派擬與執政團（目前具有立法功能）協商修憲問題，及將之交付公民投票決定，否則即使是反對派贏得明年的總統與國會大選，軍方透過國家安全會議與參議院遴選人員，仍足以削弱議會正常功能的運作。

除反對派之外，右派勢力，尤其是軍方，也是左右未來智利政治發展的一大關鍵。中間偏右派的民族復興黨在十月五日晚間，頻頻與反對派接觸，午夜該黨主席加帕（Sergio Onofre Jarpa）甚至與基督教民主黨的主席艾爾文共同出現在電視中，表現出智利罕見的禮貌，承認反對派獲勝。民族復興黨的領導人布那斯（Francisco Bulnes）與民族黨的領導人菲力蒲（Patricio Philips）都宣稱，他們願意考慮反對派要求修改憲法中的某些條款，以加速恢復民主政治。因此，不管民族黨與民族復興黨未來的立場如何，他們都與反對派一樣，願意立於比較合乎民主政治的規則下，參與選舉。

軍方在此次公民投票中的表現也顯示出，願意遵守憲政體制的人士也所在多有。如馬太將軍在七月中接受紐約時報訪問，以及公民投票後，都明白的表示，軍人應該退出政治。^②在公民投票競選活動中，海軍、空軍以及警察都避免涉入。十月六日凌晨，在未有官方報導皮諾契特勝負之前，馬太將軍率先承認反對派獲勝，警察局長史坦吉也在十月五日夜晚，克盡其職，阻止政府支持者擁入聖地牙哥市區示威慶祝，以免造成衝突。^③海軍的態度雖然比較保守，但他們不會有違反人權案例的困擾。至於智利最有權勢的軍種——陸軍及總司令皮諾契特的立場，最值得吾人注意。

陸軍派駐十三個地區的首長、省長、以及市長，不少人曾積極的加入公民投票的選舉活動中。軍方篤定皮諾契特必定會獲得勝利。雖然內政部長費南德斯在公民投票後不久宣稱，皮諾契特仍是公民投票中的贏家，因為有百分之四十三的選民支持皮諾契特，而十六個不同黨派的支持者却只獲得百分之五十五，但陸軍却不這樣認為，正如駐在康協帕桑（Concepción）地區的陸軍指揮官與首長艾巴涅斯（Edward Ibáñez）說，「這是一大挫敗，它不僅是總統個人的失敗，同時也是整個國家、整個地區，

註② Shirley Christian, "Chile General Calls Democracy's Return Inevitable," *New York Times*, July 11, 1988, p. A3; *Buenos Aires Herald*, October 17, 1988, p. 3.

註③ *Latin American Weekly Reprot*, 3 November 1988, p. 4.

以及所有地區首長的失敗。」而且它也是戰略上的一大挫敗，陸軍原認為它比其他任何一個團體更了解，也更能代表智利人民，公民投票却使他們發覺，他們對智利人民的了解徹底失敗。^②在檢討失敗之餘，也促使「專業」陸軍勢力抬頭。^③

皮諾契特本人將此次公民投票譬喻為「歷史上人們對耶穌與巴拉巴斯(Barrabas)的審判，人們選擇了巴拉巴斯」，但他說，「我們仍將繼續工作……以顯示人們有時也會是錯誤的。」^④皮諾契特在公民投票失敗後，仍然是智利總統與陸軍總司令，未來是否有可能出任明年總統候選人，仍引起人們的關切。雖然憲法明文規定，總統不得連任，但過渡時期，則有一些特別的規定，因此皮諾契特仍有可能在法律漏洞下，成為總統候選人。惟憲法規定，如無一位候選人獲得過半數的選票，則應舉行第二回合的選舉，如此則不利於皮諾契特利用分裂的反對派贏得選舉，除非他在第一回合中已獲得過半數選民的支持。同時，許多右派有組織的政黨在公民投票中支持皮諾契特，但在公民投票後，却紛紛提出該黨的候選人，甚至有宣佈皮諾契特不該再競選連任者。這些都是皮諾契特在考慮是否競選連任時，所不能忽略的因素。因此，假如反對派聯合一致的策略能夠成功，則皮諾契特成為總統候選人的機會應該不會太大。

皮諾契特即使讓出總統職位，在未修改憲法之前，他仍然至少可當四年，甚或八年（確實的年限，有待憲法學者的解釋）的陸軍總司令，同時也是參議員（終身的）與國家安全會議的成員，他仍是智利最有權勢的人物。惟皮諾契特在公民投票中遭到挫敗之後，他與陸軍的關係似乎有所改變，過去一向是由皮諾契特發令，陸軍聽令，目前似乎皮諾契特也在聽取軍方的意見，同時軍方要求陸軍奉行「專業精神」的呼聲也較高，但皮諾契特仍以調薪與昇遷來拉攏陸軍。^⑤

未來反對派如能團結一致，推出單一的總統候選人與政綱，則反對派在中間偏右派與「專業」軍人的支持下，在比較順利的情况下，或許能在明年十二月大選之前，修改憲法中的某些條款，從而鞏固智利民主政治的發展。若未能在大選之前修改憲法，也可能在中間偏右派的支持下，在選舉過後，在相當不容易的情況下，修改憲法中的某些條款，從而達到穩定政局的目的。

假如反對派未能團結一致，甚或提出過分偏左的政綱與候選人，則智利民主政治的前途將不樂觀，屆時中間偏右派，甚或主張軍人保持政治中立的人士，再度受到壓抑，甚或軍人政治再度抬頭，則智利縱或有選舉的形式，終難脫離軍人保護民主的濃厚色彩，屆時極右派與極左派的勢力必然再起，恐怖、鎮壓的日子又將回復。

註② Ibid.

註③ Ibid., 17 November 1988, p. 10.

註④ Latin American Regional Reports, Southern Cone 17 November 1988, p. 6.

註⑤ Latin American Weekly Report, 17 November 1988, p. 10.

五、結語

智利終於如期順利的完成了公民投票，反對派在推翻皮諾契特統治的單一目標下，團結一起，終能擊敗皮諾契特，使得智利的民主政治得以向前邁進。然而公民投票只否決了皮諾契特連任八年總統的美夢，反對派還須面對明年十二月將舉行的總統與國會兩院的選舉，皮諾契特總統的任期仍持續至一九九〇年三月。同時，根據一九八〇年的憲法，皮諾契特在未來的幾年內仍將是智利最有權勢的人，而軍方亦可透過國家安全會議扮演權勢團體的角色。因此，公民投票只是智利邁向民主政治的一大步，未來智利民主政治的前途仍充滿荊棘。

目前對反對派較有利的因素是，擊敗皮諾契特並沒有帶來混亂的局面，反對派不論是在公民投票前或公民投票後，其行徑都十分理性，商人團體對反對派的疑懼也漸降低，股市以及外匯市場，在十月中旬都已恢復正常，^②軍方嚴守政治中立的呼聲已再度抬頭，反對派若能及時拋開意識形態的分歧與領袖間個人的野心，團結一致，共同推出較為各方所接受的競選綱領與總統候選人，則反對派擬於大選之前修改有違民主常規的憲法條款，或可完成。屆時未來的選舉不管是反對派或中間偏右派勝利，智利都可恢復比較為人民所接受的民主政治。

假如反對派仍無法打破智利六〇年代以來，黨派紛爭的傳統，提出共同的政綱與總統候選人，則智利民主政治的前途將相當不樂觀，屆時中間偏右派，或願意遵守軍人政治中立的人士，很可能再度受到壓抑，則智利在限制民主色彩濃厚的憲法下，縱然有選舉形式，亦難擺脫軍人主政的現象！

^② Ibid., 17 November 1988, p. 4.

*

*

*